



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冯玉奇卷

燕剪春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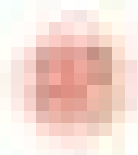
冯玉奇◎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蘇東坡詩集

卷之四





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冯玉奇卷

燕剪春秋愁

冯玉奇◎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燕剪春愁 / 冯玉奇著. — 北京 :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8.3

(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冯玉奇卷)

ISBN 978 - 7 - 5034 - 9821 - 3

I. ①燕… II. ①冯…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现代
IV. ①I2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89850 号

点 校: 张 汝
责任编辑: 牟国煜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 -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 - 66192703

印 装: 北京盛彩捷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20 × 1020 1/16

印 张: 17.25 字数: 197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0.0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MINGUO TONGSU XIAOSHUO
DIANCANG WENKU

目 录

第一回	破机关志士同流血 救无辜一心代出头	1
第二回	绣闼藏身玉人惊浴 茅亭促膝游子飞魂	14
第三回	爱煞多才口翻莲舌 滥施绑票难辨庐山	31
第四回	情外情痴情悲妹妹 错中错以错逼哥哥	48
第五回	履险如夷知离虎口 花明柳暗叠起罡风	65
第六回	霞姑娘凄凉陈心事 田小姐哀怨赋新愁	83
第七回	换巢鸾凤事本离奇 入室豺狼势成玉石	98
第八回	避祸殃全家人涣散 起误会痛挖一寸心	119
第九回	心灰意懒不尽相思 人去楼空诗成泪血	137
第十回	夺妻盗车中欣携手 劫夫犯阶下旧情人	155

第十一回	夜半凄其情过手足 书中委婉胜若夫妻	174
第十二回	雪地逢侣顿开茅塞 病床侍母欲报之恩	193
第十三回	奔走风尘掩面对泣 声惊鼙鼓一举得雄	212
第十四回	被幽禁正义叱将军 见光明普天新岁月	230
附 录	从鸳鸯蝴蝶派谈到冯玉奇小说	裴效维 249

第一回

破机关志士同流血 救无辜一心代出头

在一个军阀时代中，整个的北京城里全是田剑峰将军的势力。那时候的国家，仿佛是春秋列国，只要有十万八万的军队，就可以割据城池，称孤道寡。虽然在现时代的这个潮流里，不会再有称孤道寡的口吻，不过什么督军、巡阅使、总司令等的头衔，也是不一而足了。

在田巡阅使将军府的附近，有一个小小的私人花园，这里面的主人姓韦名柏村，是个五十开外的年纪。他在清政府未推翻之前，确实也为革命而曾经仆仆风尘、东奔西走，干过一番烈烈轰轰的事业。有一次他率领同志去攻打两广总督衙门的时候，险些还伤了性命。然而他具有百折不挠的精神，终于和同志们把清政府推翻，而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是革命是成功了，所谓时势造英雄，那班趁火打劫的人还是存了地盘主义的思想，谁也不肯团结一致。因此你是督军，我是总司令，他是巡阅使，大家都是国家领袖。柏村见那班强盗出身的做了巡阅使和督军，就是资格较低的那班做贼出身的，也无不做了师长、旅长，只有自己手无缚鸡之力，资格没有他们好，所以还是这么的一个光身。他目睹这一种情形，未免有些心灰，兼之近年来精力日益衰弱，鬓须由黑而

已变成灰白的颜色，于是他不再问国事，遂息隐家园，预备终老此生了。幸而他的儿子燕士是个有抱负的青年，他目睹军阀的暴虐不仁、横行一时，心中痛愤十分，遂毅然加入革命军部下工作。他的职务是情报工作，所以到处探听消息，颇为活跃。燕士有妹名燕琴，年方十八，亦现代一新女性，对于哥哥的行为十分赞同。她如今还在北京师范学校里读书，功课很是努力。所以柏村爱她，仿佛是掌上明珠一样。

这是一个暮春之初的季节，鸟语花香，草长莺飞，天气非常暖和轻松。燕琴这日放学回家，站在一个池塘的面前，望着池中水面伸出的青青莲蓬，心里想着哥哥这几天不知在什么地方。自从他担任了情报的工作，便行踪无定。记得还是上个月里，他偷偷地回家来瞻望爸爸一次。现在隔了这许多的日子，却没有到来，不知他会不会被……想到这里，芳心倒是别别地一跳。她的眉毛有些含颦，摇了摇头，自己安慰自己说道：“大概不会的吧。我相信，老天一定能够保佑哥哥的。”人到无可奈何之时，往往有这种无聊的思想，在燕琴所以这样默默地祈祷着，也无非聊以安慰自己罢了。正在这个时候，忽然听得有人叫道：“琴，琴，你一个人在做什么呀？”燕琴听那口吻好生耳熟，遂慌忙别转头来，凝眸望去，只见那边花丛中钻出一个少年来。他身穿一套花青呢的中山装，留着一头乌亮的西发，光可鉴人。一副白净的脸庞，显出英挺的气概。这少年不是别人，乃是哥哥从前的同学杨逢春，但现在却是已经变成自己唯一的知心人了。当时燕琴见了逢春，扬着眉儿，娇靥上的笑窝立刻掀了起来，叫道：“我道是谁？原来是你吗？你这时候怎么有空呀？我这几天正闷得慌呢。”说着话，彼此加快了几步，已经走到了面前。两人伸手紧紧握了一阵，表示十分的亲热。杨逢春见她穿着爱国布的短袄，系着元

色绸的裙儿，雪白长筒丝袜，黑漆半高跟的皮鞋，亭亭玉立，娇小可爱。若以“修短合度、秣纤得衷”八个字来形容她，实在可以当之无愧。听她这样问，便笑了一笑，但立刻又镇静了态度，很惊慌地说道：“这几天他们对于革命军的人捕捉得非常厉害，我心里实在很替大哥担忧，所以来问问你，不知你有什么消息吗？”韦燕琴听他这样说，那笑窝立刻也平复下来，凝眸含颦地说道：“可不是，哥哥有一个多月没回家来了，我心里也在记挂哩。唉，那真危险……”

韦燕琴对于逢春这个消息当然是很惊心的，所以她说到这里，不免深深叹了一口气。同时她一颗处女脆弱的心里，已被一阵无限的恐怖所袭击，明眸望着澄清的池水，那水面上仿佛浮现出哥哥被捉的情形，她隐隐地有些作痛，晶莹莹的泪水忍不住已在她的脸颊上淌了下来。杨逢春见她西子捧心的那种意态，颇觉楚楚可怜，遂情不自禁地走上一步，伸手去拍了拍她的肩胛，安慰她道：“琴，你别伤心，吉人天相，大哥绝无什么危险的遭遇，那你尽可以放心的。”韦燕琴听他这样安慰，便慢慢地抬起粉颊，秋波脉脉地含了感谢的意思，向他膘了一眼，说道：“但愿应了你的话，那真是我哥哥的幸运了。”说毕，不免又破涕嫣然一笑。杨逢春见她这一笑，在淡淡的春阳余晖笼映之下，自然是妩媚到了极点，遂拿了一方帕子，亲自给她拭去了泪痕。两人相对默视了一会儿，内心都蕴藏了十分的热情，各人的两颊因此也泛起了一圈一圈的红霞。忽然在寂静的空气中，有了一阵苍老的咳嗽声，把两人同时惊得回过头去，原来是柏村衔了一支雪茄站在那面花架子的旁边。

他穿了一件灰哗叽的长衫，反剪了双手，抬头望着绿叶丛中已将谢去的花朵，似乎有些惜春的意思。韦燕琴生恐自己和逢春

那种亲热的举动被爸爸瞧见了。自己是一个女孩家，到底有些难为情，所以她不等爸爸发觉，就先喊道：“爸，杨先生在这儿呢。”

其时柏村是早已瞧见两人的，同时对于两人的谈话，也有些隐隐地听见，但他老人家也是个极爱避嫌疑的人，所以他故意咳嗽了两声，只装作没瞧见。听到女儿这样喊他，便含笑回眸过来说道：“哦，原来杨先生在此吗？我却没理会。”随了这两句话，杨逢春的身子已走了上去，向柏村行了一个四十五度的鞠躬礼，说道：“有好多天没来拜望老伯了，今天特来向老伯请安。”柏村一面弯腰还礼，一面笑道：“多谢你的记挂，杨先生！我们请里面坐吧。”韦燕琴见两人步入院子里去，于是也跟着到会客室来。仆妇阿英倒上三杯茶，柏村向逢春问道：“杨先生，这几天你有什么消息吗？”杨逢春喝了一口茶，把茶杯放在几上，蹙了眉尖，说道：“也没有什么消息，只不过他们捕人得紧……刚才我问韦小姐，她说大哥有一个多月没来过，我想他也许已出码头去了吧。”韦柏村听了，把雪茄烟的灰用手指弹了两弹，做个沉思的模样，忽然抬头说道：“这许多日子不来，显然工作是十分忙，同时也许他怕连累家庭，所以他觉得还是不出来好。我想，现在形势既然如此紧张，这孩子不是往外埠去，定是被他们捕去了……”杨逢春听他说到这里，声音有些颤抖，遂慌忙安慰他道：“老伯，你不用担心，我想大哥是个机警的人，他绝不会被他们捕去的。明天我可以给你老人家去打听打听，也许有好消息可以来告诉老伯。”柏村点点头，虽然不说话，却是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黄昏的暮霭降临了宇宙，室中的一切更显得暗沉沉的，令人感到了凄凉的意味。杨逢春见柏村只管吸烟，燕琴垂了粉颊，把

纤手玩弄着一方小绢帕，也是呆呆地出神。当然他们是十分不安，恐怕燕士遭到了什么不幸，自己再想安慰他们几句，但是也无从安慰，况且那种空虚的安慰，也是十分无聊，因此他感到了有些局促不安，遂站起身子，说道：“老伯，我走了，对于大哥的事情，我明天一定可以给你个回话。”韦燕琴听他要走了，这才猛可觉得似乎太冷淡了人家。虽然自己心里是很替哥哥忧愁，但到底也不能不招待客人的，遂慌忙也站起身子，秋波盈盈地瞟他一眼，说道：“你忙什么？已是晚饭的时候了，就在这儿用了饭回去吧。”杨逢春被她这么一留饭，倒是怔住了一会子，暗想：我既然已经说走了，若再坐下来，那自然很不好意思。不过我若不听从她的话，她的心里一定又要不喜欢……因了这阵子的思忖，他就觉得左右为难，因此搓着两手，表示踌躇不决的神气。这时柏村亦留他道：“杨先生是好久不来了，我正想和你谈谈，假使你没有其他要紧事，就不妨在此用了饭走。”杨逢春听了柏村的话，他方才含笑坐下来，说道：“也好，只是又麻烦了你们。”韦燕琴一撩眼皮，乌圆眸珠一转，逗给了他一个娇嗔，笑道：“那是什么话，难道我们自己不要吃饭的吗？”杨逢春不作声，却也报之以一个会心的微笑。

这时阿英已来上了灯，柏村在灯光下瞧着逢春的脸庞，觉得实在很像自己的燕士，遂又含笑问道：“杨先生近来除了教授外，还干些什么事情呢？”杨逢春微叹了一声，说道：“这个年头还有什么事情好干呢？动辄得咎，什么只好都扮一个木人。我假使不是为了妈妈的缘故，我也不想再留恋在这个北京城里了。”柏村知道逢春也是个雄心勃勃有血气的少年，但是他为了家里有个年老的母亲，所以他不得不安分守己地在粉笔圈里生活着，不免也很同情地说道：“话虽这样说，不过现在这世界是在他们的势力

范围下，你也没有什么办法。况且忠孝不能两全，所以我认为还是你这样子比较安闲得多了。”柏村这几句话当然是有感而说的。杨逢春也明白他是在想念燕士，遂说道：“我倒以为这年头是年轻人为国出力的时候，假使有机会的话，我却希望步大哥的后尘。”柏村听了这话，把他一颗已颓伤的苍老的心立刻又振奋了一些，点头说道：“年轻人应是有心。杨先生，照你的眼光看起来，现在这局势是怎么样的结果？”杨逢春凝眸沉思了一会儿，说道：“这个我也不敢说句肯定的话，不过我以为最要紧的是能够得民心，若专以暴力欺压，这仿佛逆水行舟，其能久乎？”柏村连连点头，表示这话不错。

就在这时，只听韦燕琴笑盈盈地叫道：“爸爸，杨先生，你们别谈了，且先用饭吧。”原来两人只管说话，就忘记了时间，抬头一瞧，桌上已摆了四菜一汤，并三副碗筷。柏村这才站起来，把手一摆，请逢春入座。燕琴和他是坐了一个直角度，一会儿夹鱼，一会儿夹肉，笑意生春地招待得非常亲热。杨逢春对于燕琴这一份客气，心里不免荡漾了一下，明眸含了无限的情意，向她脉脉地凝望。但有时候四目也会接个正着，因此两人不免都羞涩地笑了，在吃饭的时候，因为彼此沉默着不说话，所以空气是特别静悄。因了静悄的缘故，三人的耳际就听到外面隐约有放枪的声音。

柏村放下饭碗，很奇怪地说道：“你们听，哪来的放枪的声音？”杨逢春和韦燕琴也放下筷子，凝神又细聆一会儿，远远地果然还在继续不停地噼啪响着，一时两人的脸上都显出惊讶的颜色。杨逢春猛可离座而起，说道：“我到外面去瞧瞧……”韦燕琴听了，怎肯放他，因此也顾不得爸爸在旁，就伸手将他一把拉住了，说道：“外面既在放枪，你怎么再能出去？不怕中流

弹吗？”

正说时，突然见窗外一个人影闪过，接着奔进一个身穿西服的少年来。他面色惨白，左手鲜血直淋。燕琴定睛细瞧，芳心大吃一惊，那不是哥哥是谁？这就放了杨逢春，立刻奔了上去，抱住燕士的身子，哭叫道：“哥哥，哥哥，你怎么啦？你……”说到这里，眼泪已是扑簌簌地滚下来。燕士右手抚着妹子的头发，圆睁了炯炯的眼珠，说道：“妹妹别害怕，我们的机关被破获了，同志们已流血的流血，被捕的被捕，我是从挣扎中逃出来的。”柏村等方才明白这枪声的由来。杨逢春的全身血液是火样地沸腾着，他的脸由红变成了青，瞧着他左手上尚在淌下的血水。他叫道：“大哥，你……的伤怎么样？”燕士道：“不妨事，这些流血算不了什么，我们同志死得更惨哩！爸爸，你不要伤心，我不能在此久留，我此刻就走了，否则也许要连累了你们……”

燕士说着话，身子便又向外要走。燕琴怎肯放他走出去，抱住了哥哥的身子，泣道：“哥哥，你此刻无论如何也不能走出去，他们满街坊正在搜寻哩，你难道去自投罗网吗？”柏村的心跳得厉害，他眼瞧着儿子这一份狼狈的神情，他眼眶子里已经贮满了心酸的热泪，如今突然听儿子就要匆匆地别去，他这才伸手一招，急出一句话来道：“孩子，你慢着……”那个“走”字还不曾说出，他的喉咙已经哽咽住了，眼泪再也忍不住淌下了满颊。

燕士被妹妹抱住，心里已是辛酸，如今回眸又见爸爸淌泪，顿时激动了父子天性的痛，猛可奔到柏村的面前，跪了下来，双手抱住父亲的双膝，淌泪道：“爸爸，你别难受，你过去不是也曾流过血、受过伤吗？所以今日孩儿的流血是光荣的，孩儿现在竟爸爸未了的志愿，爸爸千万别伤心，即使孩儿为国牺牲，你老人家也应当呵呵地大笑才是。我走了，我走了。爸爸……你保

重……”燕士说到这里，身子又站起来。柏村拉了他那只鲜血直冒的手，兀是依依不舍。

谁知这时候，阿英慌张地奔进来，说道：“啊哟，不好啦！他们已搜捕到这儿来了，阿三故意延迟着不开门，他们敲得紧呢！大少爷快些躲藏起来吧！”这消息把室中四个人的心都震得粉碎。韦燕琴已是急得哭出声音来，说道：“哥哥，你快些随我到楼上去呀！”燕士听他们搜捕到这儿来了，心里反而不怕起来，便奋然从袋内拔出手枪，要奔出去，说道：“不！不！我绝不躲藏，我要出去和他们拼个死活，我不能连累爸爸和妹妹……”杨逢春听了这话，抢上一步，便将他拉住了，说道：“大哥，你这话错了，留得青山在，哪怕没柴烧。你不能凭一时之勇，而做无谓的牺牲，现在你快快上楼去躲避。”说着话，拉了他的手，已是向楼上奔了。

燕士这时的心头痛极了，回眸望了柏村一眼，叫声：“爸爸，你……”以下的话却再也说不出来。柏村连连挥手，说道：“别管我，你只管自去躲避，我会应付他们的。琴，你也上去，帮着他们去躲藏……”燕琴一颗芳心也不知如何是好，只有听爸爸的话，遂也急急地奔上楼去。只见逢春拉了哥哥的手，在爸爸的书房里急得团团地打旋转，显然是没处可以藏身，遂急道：“快到我的房中来吧！”说着，三人忙又奔入燕琴的卧房。但躲到什么地方去好呢？燕琴眸珠一转，这就有了主意，遂急把橱门拉开了，说道：“哥哥，你还是藏到这里来。”燕士听了，心慌意乱地正欲跨步入内，忽然理智告诉他，这绝不是个安全的办法，遂又把脚缩回来，说道：“事到如此，也管不得许多了。妹妹，我预备从屋顶逃出去，你……你好生侍奉着爸爸，哥哥非达到成功的目的，是绝不会回家里来的……”说着，回身又握住了逢春的

手，说道：“春弟，你我情同骨肉，我走后，爸爸和妹妹请你尽力照应，我感激着你是了……”说到这里，身子已向窗边走去。燕琴和逢春跟到窗边，齐声淌泪说道：“我们知道，你快放心走吧！”燕士望了两人一眼，也不免泪水夺眶而出，要想再说几句话，只见远处树梢蓬中已如狼如虎地拥进一队卫兵来，因此只好说声再见，便跳上窗槛蹿上屋顶而逃了。

这里燕琴急把灯光熄去，向逢春说道：“你也不要走下来，我去瞧瞧爸爸。”说着，遂匆匆地奔到楼下。只见二十多个卫兵各执盒子炮，向爸爸包围着，喝道：“你可曾见乱党逃进来？”柏村脸不改色地说道：“什么？我们这儿哪里来乱党？”卫队长黄强把两眼恶狠狠地一瞪，忽然瞥眼瞧见了桌上有三副碗筷，便又喝道：“还有两个吃饭的人呢？”柏村道：“这是我两个女儿，因为害怕你们，所以躲避到里面去了。”黄强听他这样说，把枪柄在地上一顿，大怒道：“放屁！咱们可不是吃人的老虎，怕什么？咱们是搜查乱党来的，你若私自把乱党藏起来，那你不怕死吗？”

燕琴听到此，便奔出来，急道：“我们委实不知道乱党不乱党，你们不信，可以搜寻的。”黄强道：“他妈的！你是谁？”柏村道：“这是我的女儿。”黄强贼眼溜了她一眼，沉吟了一会儿，说道：“偌大的一个花园，哪里搜寻得着，咱亲眼瞧见有个乱党逃进这儿来，你若不交出，妈的，老子就把你这个王八蛋押起来。”说着，把手向卫兵一招，又喝声拿下。只见走上四个卫兵，取出手铐，要把柏村押了去。柏村挣扎着哪里肯依，怒目切齿，愤愤地说道：“这是哪的话，你们倚势怎能欺压良民？可也懂得军法吗？”黄强冷笑一声，猛可把桌子一脚踢翻，只听乒乒乓乓的一阵声音，那些菜碗饭碗早已跌得粉碎，怒喝道：“好个嘴犟的老头子，这时可不是你讲理由的时候，且见了咱们的将军再说

吧！”燕琴瞧此情形，吓得魂飞魄散，哭道：“我们是安分守己的好百姓，你如何可以不问情由地将爸爸押了去呢？”说着，呜咽不止。卫兵把燕琴推开，燕琴哪里肯放，跌在地上，兀是拉着柏村的衣服，大哭不停。就在这时，忽然杨逢春挺身而出，大喝道：“你们不得无礼，快快放下这位老先生，我就是革命军，你们就把我捉了去。”

黄强回头突然见了逢春，心中倒是一惊，慌忙把盒子炮扬起，对准了他的胸口，喝道：“不许动！举起手来！”杨逢春哈哈笑道：“真是胆怯的蠢材！我既然挺身而出，情愿给你捉去，你还怕我做什么？”说着，忍不住又哈哈地笑了一阵。黄强听他这样说，两颊倒是一红，一面吩咐把他拿下，一面冷笑道：“果然不出咱的所料，你这王八东西，胆敢私藏乱党，把他一块儿带去！”杨逢春听他这样说，心中倒猛吃一惊，但立刻镇静了态度，把脚一顿，喝道：“胡说！我是从外面跳进花园来的，这位老先生他原一些儿不知道。因为不忍老百姓受此冤枉，所以我毅然自首，今你诬良民为私藏乱党，你岂非蛮不讲理吗？快快把他放了，他和我是毫不相关的。”黄强听他声色俱厉地喝着，一时也不敢把良民冤屈带去，虽然自己所以要把柏村押了走，也无非另有作用，现在只好吩咐卫兵放了柏村。他一时计上心来，便一变凶恶的态度，向柏村和颜悦色地说道：“咱们军队是极讲理的，为了地方上的治安起见，所以要搜查乱党，不得不严紧一些。现在错怪了你老先生，还请你特别地原谅吧。”这时韦柏村和女儿燕琴见逢春冒认乱党，无非是为了救自己，一时心头不但感激，而且也有些不忍心，因此两人都欲上前辩白他并不是乱党。谁知逢春却向两人瞪了一眼，大声说道：“你们是安分守己的老百姓，你们不用害怕，我今被捕，这是我的不幸，与你等绝不相干。”